

日本和美国

现代经济关系分析

[苏] 阿·米·沙尔科夫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本和美国

(现代经济关系分析)

〔苏〕阿·米·沙尔科夫著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259,000

1974年3月第1版 197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 4171·28 定价: 1.10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通过大量材料,叙述日本战后经济依附于美国而发展的特征。作者对于日本战后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的自由化过程(所谓“开放”经济),以及日美之间在对外贸易和争夺世界市场方面的矛盾和斗争,都作了分析和评述;对于日美经济斗争的前景,也作了一定的预测。可供我国有关方面研究参考。

本书作者站在修正主义立场上,对我国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污蔑和攻击。同时,却对日本频送秋波,鼓吹“发展日苏互利关系,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等等,为苏修统治集团拍卖苏联民族利益制造舆论。

限于水平,译文如有错误或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出。

1974年1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日本的对外贸易：地位、政策、寻找 新市场	13
第一节 概论.....	13
第二节 日本的进口和出口：性质、结构的 变化、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	20
第三节 寻找新市场.....	30
在西欧的努力	31
东南亚的经济集团问题	46
“日本—澳大利亚”是通向综合体的 道路吗?.....	54
日本和社会主义国家	58
第四节 日本在改变贸易联系方向中的主要 趋势.....	62
第二章 对外贸易在美日经济关系中的作用	71
第一节 概况.....	71
第二节 美国对日本的出口.....	84
第三节 日本垄断组织为扩大在美国的销路 而斗争.....	93
第四节 纺织品和日美经济关系	107
第五节 美国在日本的特种开支及其对日本 贸易的影响.....	115

第 六 节	武器贸易和军火生产方面的联系·····	120
第三章	美日经济关系自由化的政策·····	129
第 一 节	美国当代对外经济方针的形成·····	131
第 二 节	美国和日本的进口限制。比较分析·····	140
	关税率·····	142
	非关税性的壁垒·····	150
第 三 节	日本：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	163
	贸易自由化·····	169
	日本和“肯尼迪回合”·····	177
	外国投资自由化·····	189
第 四 节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和生产的 积聚和集中·····	199
第 五 节	国家-垄断组织调节经济关系的企 图·····	210
第四章	美国资本对日本的渗透·····	219
第 一 节	美帝国主义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 经济工具·····	220
第 二 节	战后美国对日投资。总的评价·····	226
第 三 节	在日本的借贷资本·····	230
第 四 节	美国的经济“援助”·····	234
第 五 节	在日本的经营资本·····	239
第 六 节	日本和美国对于美国在日本的直接 投资的估计。美国投资的来源·····	248
第 七 节	美国私人资本对日本和西欧国家输 出的比较分析·····	254
第 八 节	美国在日本的企业活动：组织，原 则，收益率·····	260

第 九 节	外国资本在日本经济中的比重	269
第 十 节	日本在美国的投资	277
第十一节	七十年代的外国资本问题	283
第十二节	日本同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290
第五章	科学技术进步和日美经济关系	297
第 一 节	经济竞争的新方向	297
第 二 节	科学知识和经验的交流。它们进口 的作用和后果	314
第 三 节	日美之间现在和将来的竞争的主要 场所	330
第 四 节	无线电电子工业：生产、出口和远 景	338
第 五 节	日美在宇宙勘探方面的联系	349
第六章	美日商品竞争能力的比较	361
第 一 节	加工工业中的工资	366
第 二 节	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分析	382
第 三 节	按单位产品计算的人工费用	398
第 四 节	原料在生产费用中的作用	404
第 五 节	商品质量，“生意经”	411
第 六 节	商品价格和“贸易条件”	418
	结束语	429

序 言

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对外经济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帝国主义适应现代历史条件的特殊产物。

美国占领日本伊始，就利用经济政策来达到自己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目。随后，两个体系的斗争、科学技术革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各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都对日美关系的发展及其性质，对双方的对外经济政策发生巨大的影响。

日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按最终社会产品的总额，占第二位，按工业产品的产量占第三位，按出口占第四位。在许多最重要的和有发展前途的生产方面，日本都处于首要地位。这一切不仅在美日同盟内部，而且也在整个帝国主义阵营中形成新的力量配置。

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献所指出的：“在争夺市场和最大限度利润的会战中，日本帝国主义是积极参加的。”^①由于美帝国主义执行扶植和加强同日本的军事、政治同盟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日本的经济实力；日本统治集团正是依仗这种实力，为了自己垄断资本的利，在行动中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独立性。同时，他们

^①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莫斯科，1969年》，布拉格1969年版，第17页。

当然也不能超越两国垄断资本的阶级利益共同性所决定的范围。

虽然,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和出口中的比重,现在仍比战前略高,但是,它已不能保持战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直接侵占的阵地。美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低,它的财政体系发生严重震荡,黄金外汇储备日益减少。然而,美国尽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地位相对削弱,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领导作用相对降低,但是,它仍然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美国的最终社会产品已高达一万亿美元(以现行价格计)。它的劳动生产率超过其他国家。军事工业体系的发展骇人听闻。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少就在日本。这一切自然都对国际局势和各国间的相互关系发生影响。

美日反动派的军事、政治同盟是在共同的阶级目的和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即巩固资本主义的秩序,反对国内外的革命民主力量,特别是反对日本的民主运动和对亚洲大陆的革命改造。同时,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利用同盟来保证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日本统治集团把美帝国主义看作是有助于它们在国内维持垄断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一种力量,于是,它们就依靠美国的帮助,实行经济军国主义化和对外扩张。在美国的核“伞”和美元“伞”的保护下,日本垄断资本不仅打算恢复,而且打算扩大它在亚洲的阵地,归根结底是要在这个大陆上实行独立的政策。在经济关系中,对于日本来说,美国是贸易、信贷方面的巨大伙伴,是从军事

定货取得外汇收入和输入新技术、新工艺的源泉。由于这些原因，日本当权的上层人物就把自己同美国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以便在与它结成的侵略性同盟中扮演配角，把自己的国家变为美国的火箭-核基地。

同样，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利害关系也是由它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目的决定的。对于美国垄断集团，日本是工业品，尤其是农产品和原料以及科学知识和技术的销售市场，是各种形式资本的投资场所，同时也是某几种机器制造业和无线电电子工业产品的供应者。还有其他一些促使美国同日本勾结的经济动机。

但是，美国垄断组织同日本勾结的经济利益不管多么大，占首位的还是帝国主义的阶级利益和军事政治利益。这是美国对日关系的一切政策的根源。不弄清这一点，就不可能了解美日经济关系的整个体系、它们的性质和方向；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日本同美帝国主义的长期战略计划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美帝国主义在同民主运动斗争中，企图利用日本作为“总体力量”（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以便在亚洲大陆上巩固下来，并且在那里建立一个在美国领导下特殊的“模范帝国”^①。美国最高官方人士的一些主张，证明美国力图利用日本作为亚洲的反革命力量，力图把日本变为它在反对亚洲革命过程中的主要帮凶。尼克松总统本人曾狂妄宣称：“我们同日本的伙伴关系，将是尼克松主义在亚洲取得成效的关键。”

美日反动力量的战后同盟是有过演变的。最初几年，它带有公开的不平等性质；然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巩固，

日本垄断资本力量的逐渐增强，它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作用的提高，情况就日益发生变化。演变过程的重要关头出现在六十年代初，修订“安全条约”（1960年）和肯尼迪政府特别注意把日本变为长期的军事、政治盟国就是属于这个时期。修订的“安全条约”本质上是在美国领导和操纵下的军事、政治同盟条约。同时不能不看到，在六十年代期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利用和扩大在修订条约前所争得的阵地，得以逐步地把自己的政策重心转移到保证自己的利益上去。这个条约自动延长到1970年，这反映了新的力量对比，而且，这一笔破坏国际安全的交易，是靠牺牲日本人民的民族利益而实现的。

在过去十年中，日美矛盾也尖锐化了，任何同盟条约也不能消除这个矛盾。日美矛盾的尖锐化是由下列因素造成的：日本商品日益大量地涌向美国，两国的生产以及出口结构的接近，现代化的机器、电子计算技术设备、其他科学尖端产品等这些日本新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出现

① 参加制订官方方针的国务院前高级官员、美国著名教授的书就是宣传这种思想的典型著作（W. W. 罗斯托：《来自七楼的观点》，纽约1964年；E. O. 赖肖尔：《美国和日本》，哈佛1965年；E. O. 赖肖尔：《越南之外：美国和亚洲》，纽约1967年；W. S. 汉斯伯杰：《世界贸易中的日本和美国》，纽约1965年）。

在最后一本著作中，W. 汉斯伯杰写道：“即使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作为盟国，也是政治上和军事上防御扩张主义的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强调指出，日本对于美国，即使从其他方面考虑，也是重要的，其中包括作为“现实的源泉，能够从中汲取力量，以便在亚洲问题和国际问题方面进行合作”（第5—6页）。

(长期以来,这些商品的出口是美国独占的),美国对日贸易差额的恶化,在美国资本大量涌入日本问题上的严重意见分歧,美国“拯救美元”的政策,对待渔业、海运和空运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等等。

这里,还必须加上随着争夺亚洲霸权斗争的加剧而日益尖锐化的政策方面的矛盾。在一系列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上,日本政府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一贯性”,也就是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对此,美国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首先与此有关的是,日本拒绝公开和直接参加侵略印度支那。美国报刊经常抨击日本不愿意“积极支持”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努力”。美国阻挠日本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展贸易的企图,也促使矛盾的尖锐化。所有这一切正在引起离心倾向。然而,为了正确评价日美经济关系的现状及其发展前途,还必须考虑到向心倾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同性、美日垄断组织联合经营活动的扩大和经济措施的协调,这些都是向心倾向的源泉。也不能忽略主观因素,即两国政治家为了尽可能不使因意见分歧而发生决裂所作的努力。日美关系说明和证实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所阐明的原理:“在两个世界体系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尽管使资本主义列强彼此疏远的矛盾日益增强,但是它们还是力图联合自己的力量来保持和巩固剥削和压迫制度,恢复它们已失去的阵地。美帝国主义企图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且同它一起在阶级斗争的主要领域中执行共同的政策。”^①

①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莫斯科,1969年》,第9页。

美国垄断组织的上层人物，广泛利用对外经济政策和实践，以攫取巨额利润，剥削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人民，掠夺它们的自然资源。美国垄断组织作出不小的努力，来扩大自己的出口市场，并加以巩固。它们不断增加资本输出，从事在国外的广泛的企业活动，用一整套贸易、财政、科学技术和其他的协议强加于各国，积极组织经济集团。这一切就使美国垄断组织得以从其他国家的经济中榨取脂膏。葛斯·霍尔在向美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象一个把自己的触角伸到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巨大的怪物。

同时，对经济关系的整个体系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目的，这个目的把这种关系变为侵略政策的工具之一。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亲自证明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即它对军事和政治目的的从属地位。国会文件、政府通告、报告、各个科学中心和大学所准备的专题研究报告，都提出了为这个目的而利用经济关系的理由。^①

① 下列国会文件可以作为例子：《1960年的对外经济政策》，联合经济委员会给美国国会的报告，华盛顿，1962年；《美国贸易政策，1960年的计划》，美国国会对外经济政策小组委员会，华盛顿，1961年；《尼克松总统给国会咨文中有关的贸易法案》，1969年11月18日；专题学术著作：《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经济》，纽约，1955年；R. 斯特劳斯-休普、W. 金特、S. 波索尼：《美国前进的战略》，纽约，1961年；B. 希金斯：《联合国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伊利诺斯州，1962年；B. 韦斯特菲尔德：《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纽约，1963年。

可以肯定地说,在美国整个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它的对外经济政策都没有象现在这样强烈地和直接地从属于军事、政治目的。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在一个文件中说道:“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的是保障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这也就是我们的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目的。”^①五年以后,肯尼迪在致参议院的信中宣称:“……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贸易的成就。”^②美国总统尼克松象他的前任一样,在致国会的外交政策咨文(1970年2月18日)中,再一次强调指出:“良好的美国经济政策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有益的。”前不久,他解释“良好的”经济政策时宣称:“……我们的政策是实用主义的,而不是愚蠢的幻想……我们应当明白,贸易是最重要的王牌之一。因此,我们应当以适当的方式来利用它。”时光流逝,政府更迭,而利用对外经济政策作为美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方针的工具这条总路线却依然如故。同时应该指出,国家机构的活动和私营工商界的活动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且巧妙地成为发号施令的机关^③。

从上面所引的国务活动家的主张来看,美国宣传机

① 《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岁入调查委员会,对外贸易政策小组委员会,华盛顿,1957年,第727页。

② 《国会纪录》,华盛顿,1962年1月25日,第775页。

③ 美国经济学家在给商人写的手册中写道:归根结底,“任何一个在国外经营的美国商人,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本国对外政策的工具”(T. 艾特肯:《美国商业的对外政策》,纽约,1962年,第7页)。

构把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说成“高尚的”和“人道的”，把美国的利益说成是为了全人类，这种顽固的企图显得特别笨拙。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就是“经济的人道主义”政策的一个例子。实际上，美国的利己主义目的，正是在美日关系中暴露无遗。

美国统治集团力图利用同日本的经济联系，以便从中取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同时把日本变成强大的和可靠的盟国，用共同利益把它们牢固地联结在一起。其实在现代条件下，卫星国甚至会变成累赘。美国把日本培养成为自己的竞争者，这乍看起来似乎是不合常情的。实际上，在两个体系斗争的条件下，现阶段帝国主义的逻辑就是这样。美帝国主义的深谋远虑的战略意图把它推上了这条道路。分析一下国会的文献、政府的声明^①、国家垄断组织(特别是日美贸易和经济委员会)的刊物、美国专家的专题学术著作和论文，就可能揭示作为现代美日经济关系基础的某些原则：

从考虑到日本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这点出发，应该同日本建立经济关系；

美国必须使自己的行动不会削弱日本同“自由世界”的联系；

加强经济上的对手应当有助于增强反共力量的团结。

这些基本原则决定着美国的行动，借助于这些行动，

^① 例如：《总统关于互惠贸易协定的计划咨文》(众议院文件第314号)；《国会纪录》，1962年1月25日，第773—777页。

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过去和现在都把日本保持在自己的轨道上。这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对外贸易,特别是保障日本垄断资本有足够广泛的可能性在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上销售商品。美国战略家懂得,对外贸易在日本扩大再生产整个过程中起着怎样重要的作用,而再生产的停滞,尤其是缩减,将会带来怎样的社会、政治后果。施莱辛格关于在盟国的关系中美国的贸易政策的讲话同日本是完全有关的:“我们应该把它们同自己拴在一起,保证非苏维埃的生存的源泉,借以防止它们转向共产主义。”^①

在国会的文件中,公开表现出一种恐惧心理,即西方如果不能成为日本的有相当吸引力的和可靠的贸易伙伴的话,日本将转向社会主义国家^②。在其他美国作家的著作中强调说,如果忽视盟国的经济利益,美国的军事政策将不是有效的。

当然,美国不能容许日本只依靠美国的市场来扩大出口。美国的头子们力图把日本的扩张引向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地区。W. 汉斯伯杰写道:“如果美国的对外政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和稳定的日本,那么,美国也应该关心一下日本在整个太平洋和在全世界其他地区

① I. R. 施莱辛格:《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纽约,1960年,第154页。

② 例如可参阅:《六十年代的对外经济政策》,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报告,华盛顿,1962年,第16、23页。

的贸易。”^①

事情并不限于理论上的劝告。实践证明，美国利用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声望和影响，帮助日本在其他国家扩大市场，并力图在日本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中，隐蔽地保证自己起某种仲裁者的作用。

在现代美日经济关系中，日本不仅是客体，而且是主体。日本统治集团巧妙而狡猾地利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原则，利用美国对于把日本变为可靠的盟国的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日本对外经济政策最大的王牌。日本政界和实业界顽固地宣扬各国经济和经济关系“国际化”的使命，宣扬开展经济外交。如果说前者的含义在于把日本经济引导到世界先进地位，把它放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第一位上；那么，后者的含义可归结为，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和加强经济交流，借以巩固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日本垄断资本借助于经济手段，力图在将来牢固地占有亚洲的领导地位^②。

只要注意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就可以正确了解日本对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态度。日本力图利用自由化，首先是为了扩大国外市场，加紧经济改造，提高出口生产的竞争能力。

① W. 汉斯伯杰：《世界贸易中的日本和美国》，第4页。

② 例如可参阅：《1967—1971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经济企划厅，东京，1967年；《经团联月报》，1964年，7月；大来佐武郎：《战后日本迅速发展的问题和原因以及经济新发展的意义》，东京，1967年；星井岩雄：《对日本经济的挑战》，东京，1964年。

在评价日本的对外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日本在扩大和巩固国外市场背后的特殊利害关系。这一点已被认为是国家规模的首要任务。正如日本经济企划厅的正式文件所着重指出的：“应当竭尽全力保持出口的稳定增长，不容许在它的发展中有最小的停顿。”^①

对美日过去经济关系的回顾和分析表明，在六十年代，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开始，关于使日本盲从美国侵略方针的问题，与从前相比，已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在占领时期以及在占领后的头几年，为了达到美国的“民族目的”，除了直接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压力以外，还广泛利用各种形式的“援助”，提供补助金，派遣无数的顾问、专家等。六十年代开始，经济的伙伴关系，对外贸易领域的联系，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在日本和在国外联合企业活动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增长，与科学技术革命相联系的特征也越来越显著。共同参加经济同盟和经济集团开始具有巨大的意义。尼克松正是把这个时期称为“同日本的创造性的伙伴关系时期”，这不是偶然的。

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广泛地利用垄断组织同国家机构相结合所提供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旨在控制和调节经济关系以利于达到帝国主义的全球目的所采取的一整套措施。国家机构的协作，有垄断组织参加的各种联盟、“会议”的建立，对于某种共同方针的制订，都起了促进作用；虽然，是在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产生的。

① 《1967—1971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第119页。